

花城
译丛



Traité sur la tolérance

论 宽 容

〔法〕伏尔泰 著

蔡鸿滨 译

广东省出版集团

花城出版社

论宽容

〔法〕伏尔泰 著

蔡鸿滨 译

Traité sur la tolérance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论宽容

(法) 伏尔泰 (Voltaire) 著; 蔡鸿滨译.

—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7. 5

(花城译丛)

ISBN 978-7-5360-4884-3

I. 论... II. ①伏... ②蔡... III. 伏尔泰, F—M. A. (1694 ~ 1778) —哲学思想 IV. B565. 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32359 号

责任编辑: 林贤治 张 懿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

装帧设计: 林露茜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中山新华商务印刷有限公司

(广东中山市火炬开发区逸仙路)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6 1 插页

字 数 120,000 字

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6,000 册

定 价 14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为让·卡拉斯身故而作

译本序

蔡鸿滨

巴黎的名人公墓先贤祠里，伏尔泰和卢梭的墓遥遥相对。伏尔泰的墓前有一尊18世纪法国著名肖像雕刻家乌东制作的立像，虽然没有像卢梭露在墓外的手臂擎着的火炬，象征着他的思想将继续产生影响，但伏尔泰作为法国启蒙运动公认的领袖和导师，他的地位、声望和影响无疑都是卓荦冠群的。憎恨他和景仰他的人都有极突出的反映：国王路易十五把伏尔泰的启蒙思想视为莫大威胁，曾说：“难道不能让这个人闭嘴吗？”天主教会对他恨之入骨，巴黎大主教甚至不准埋葬他的遗体。直到18

伏尔泰故居

世纪末，保皇分子仍把伏尔泰看作是造成大革命的“罪魁祸首”。相反地，1778年初，伏尔泰回到阔别多年的巴黎，首都人民热情地欢迎这位“卡拉斯的保护人”；同年3月30日，法兰西剧院第六次上演他的最后一出悲剧《伊雷娜》，当舞台上摆出戴着桂冠的伏尔泰半身像时，全场观众起立，掌声雷动，热烈欢呼，他成为整个民族的希望的象征。1978年，伏尔泰逝世二百周年，他寄居了二十余年的费尔内镇连续举行两周纪念活动。直到今天，位于巴黎第七区伏尔泰码头大街的伏尔泰故居，仍挂着永久性标志牌，供人们凭吊、缅怀这位启蒙运动的伟大思想家。

伏尔泰一生顽强不懈地战斗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，反对作为封建制度支柱的天主教会。他以大量著作和具体行动宣明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，揭露封建专制主义的腐败黑暗，痛斥教会的伪善残暴、煽动宗教狂热的罪恶行径。伏尔泰对宗教迷信和教会深恶痛绝，他把不能宽容宗教信仰、排斥异己的教会和教士称为“败类”，常常在书信末尾写上“铲除败类”（Ecrasez l'Infame!）的缩写字，以表示他的愤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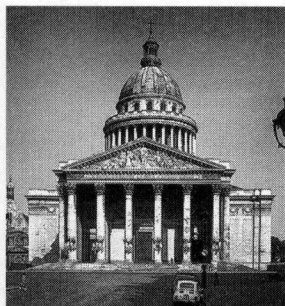
在法国，宗教统治由来已久。早在公元2世纪后期基督教便传入高卢，在高卢后来向封建化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并逐渐成为高卢惟一的宗教，根深蒂固，势力极大，而天主教会内部的腐败堕落也随之日益突出，令人极度厌恶。16世纪初，新兴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建立符合自己的利益的新宗教，宗教改革已势在必行。这时传入法国的新教有路德教派、

加尔文教派，17世纪初，天主教内部又出现反正统的冉森教派。天主教和新教的斗争愈演愈烈，在王权、贵族参与、操纵下酿成流血冲突，胡格诺战争延续竟达三十二年之久。在宗教战争期间，卡拉斯所在的图卢兹站在天主教联盟一边，但当地一些封建主却同情、支持异端，因而新教也有相当影响。卡拉斯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。卡拉斯事件后，又接连发生几起类似的冤案，1766年7月发生的拉巴尔事件使残酷的宗教迫害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：年轻骑士拉巴尔被指控对宗教仪式队伍不敬，毁坏耶稣受难像，被砍去右手，割下舌头，砍头之后又受火刑。面对这些迫害无辜的暴行，伏尔泰挺身而出伸张正义，为受害者辩护，愤怒地鞭挞教会和法官惨无人道的罪恶。他在费尔内庄园收留了卡拉斯一家，不久又收留了被缺席判处死刑的新教徒西尔旺一家。为卡拉斯昭雪平反，他锲而不舍地奔走三年，为西尔旺申冤竟用了七年时间。伏尔泰的顽强斗争唤起了人民群众的义愤和革命意识，动员起欧洲的进步舆论，终于使公众接受了宗教宽容、信仰自由的原则，大革命中发表的《人权宣言》最终废除了排斥、迫害新教徒的法律。

当然，《论宽容》的意义决不仅限于伏尔泰在本书第五章中提出的那些起码的要求，它已涉及到立法、司法、社会公正、正义等多方面的问题。伏尔泰通过卡拉斯事件把宽容的意义扩展了，事件导致的结果不再是单纯地要求信仰自由，而已有争取思想自由、个人自由的寓意。“宽容”（tolérance）这个

字在法语里从14世纪就已出现，本来指对于某种自己不赞成的事物，出于宽厚、忍耐而表示容许、容忍，并不加以禁止、阻碍或苛求；或指容许、容忍他人与自己不同的感情、思想、习惯、行为等的内心情绪。到16、17世纪时，新旧教尖锐对立，冲突频仍，为缓和社会矛盾，出现“宗教宽容”（tolérance religieuse 或 tolerance）的态度和措施，“宽容”的涵义便有了一种限定。伏尔泰的《哲学辞典》中TOLÉRANCE汉译为“信仰自由”，内容讲的也是宗教信仰问题；但是伏尔泰在这个条目一开头便指出：“信仰自由是什么呢？这是人类的特权。我们大家都是弱点和错误塑造成的。我们要彼此原谅我们的愚蠢言行，这就是第一条自然规律。”^①显然这已是广义上的“宽容”概念了。因此《论宽容》这篇篇幅不多的小书，确实反映了那个时代启蒙的状态。从当今世界现实生活来看，民族、宗教、集体、个人彼此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，不论治国安邦、交流往来、为人处世，如能对他人多一点宽容精神，周围就会多一分和谐祥和气氛，就会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矛盾，减少一些给民族、社会、个人造成的损害。

辛巳初夏，老友陈君乐民嘱我译《论宽容》一书，并将他珍藏的带有藏书印章、阅读批注的原文本赠我作为纪念。一本不足十万字的小书，我竟用了半年时间才译成。杂事缠身、精力不济固属客观原因，但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许多障碍也是始料不及的，诸如甄别词义，勘误原文，核实内容，查对《圣经》，斟酌注释等等，花费的时间不知几许，个中甘苦，不及



(上)巴黎先贤祠

(下)先贤祠内伏尔泰墓

备叙。难哉译事，诚哉斯言！译者虽切望并力求献给读者一个译文比较贴切的译本，但限于个人水平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，尚祈专家、读者不吝批评指正。

农历壬午年正月

于北大中关村

注释

①见伏尔泰《哲学辞典》，第714页，商务印书馆，1991年。



青年时期的伏尔泰



伏尔泰和农民一起吃饭，接待贫苦人

目 录

1 / 译本序 / 蔡鸿滨

1 / 第一章	让·卡拉斯身亡始末简述
14 / 第二章	处死让·卡拉斯的后果
17 / 第三章	16世纪的宗教改革思想
23 / 第四章	宽容是否有害,哪些民族容许宽容
33 / 第五章	怎样能使宽容为人所接受
38 / 第六章	偏执是否天赋权利和人权
41 / 第七章	希腊人是否经历过偏执
45 / 第八章	罗马人是否宽容
54 / 第九章	殉教者
68 / 第十章	不确实的传说和迫害的危害性

76 / 第十一章	偏执的流弊
83 / 第十二章	在犹太教内偏执是否属于神权,是否始终 不容许宽容
100 / 第十三章	犹太人极其宽容
108 / 第十四章	耶稣基督是否曾教人不宽容
117 / 第十五章	反对不宽容的种种表示
123 / 第十六章	垂死者与健康人之间的对话
128 / 第十七章	1714年5月6日,一位享职俸教士致耶稣 会会士勒泰利埃的信
134 / 第十八章	不宽容属于人权的仅有实例
138 / 第十九章	记一场在中国进行的争论
142 / 第二十章	让民众抱有迷信思想是否有益
148 / 第二十一章	美德胜于学识
152 / 第二十二章	论普遍的宽容
157 / 第二十三章	祷告上帝
159 / 第二十四章	后记
167 / 第二十五章	后记续及结束语
173 / 增补篇	

第一章

让·卡拉斯身亡始末简述

1762年3月9日，经法院司法裁判，卡拉斯在图卢兹被杀害。这是一起极其怪诞的事件，值得引起我们这一代人和后世人的注意。在频繁的战役中有许多人丧生，人们很快就会忘记，这不仅因为战火之灾难以避免，而且那些死于刀兵的人也能杀死自己的敌手，决不会束手待毙。在危险与胜利同样存在的地方，震惊便瞬息终止，甚至怜悯之心也随之减弱。但是，如果一位无辜的一家之主落到谬误、偏见或狂热掌握之中，如果被指控人只凭自己的品德进行辩护，如果主宰他性命的人将他杀害，却以一错了之而不受任何处置，

如果一纸令下便滥杀无辜而不受制裁，那么公众就会大声疾呼，而且人人自危，虽然面对保障公民生命的法庭，但任何人也没有人身安全保证，这样一来，众多呼声就会汇合起来要求复仇。

这桩奇特的案件涉及到宗教、自杀、逆伦弑亲等几个方面，问题在于是否父亲和母亲为了取悦上帝便勒死自己的儿子，是否兄弟勒死了自己的兄长，是否一个朋友勒死了自己的朋友，是否法官们将无辜的父亲处以车轮刑，或是赦免了有罪的母亲、兄弟、朋友而要自责。

让·卡拉斯六十八岁，四十多年来一直在图卢兹经商，与他一起生活的家人都公认他是慈爱的父亲。他和妻子以及所有的子女都是新教徒，只有一个儿子曾发誓弃绝新教异端，不过父亲还是供给他一小笔生活费。荒唐的宗教狂热往往断绝一切社会关系，可是这位父亲似乎与此截然不同，他不仅同意儿子路易·卡拉斯改变信仰，而且家里还有一个信奉天主教的热心勤奋的女仆，在他家已三十多年，几个孩子都是由她带大的。

让·卡拉斯的一个儿子马克-安托万，是个读书人，大家认为他性格忧郁低沉，而且脾气暴躁。这个年轻人没能进入商界，他的性格不适合经商，也没能当成律师，做律师需要有信仰天主教的各种证书，而他拿不到这样的证书，因此便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。他的一个朋友对他的打算有所觉察。过去的人写的有关自杀的东西他都读过，因而决心更加坚定。

有一天，他在赌场输了钱。便终于选定这一天实现自己的

计划。他家有朋友，名叫拉韦斯，也是他的朋友；这是个十九岁的年轻人，老实温和，是图卢兹一位著名律师的儿子，前一天^①从波尔多来，凑巧在卡拉斯家吃晚饭。父亲、母亲、他们的长子马克-安托万、次子皮埃尔一起吃饭。饭后，大家到一间小客厅里去。这时，马克-安托万不见了；最后，年轻人拉韦斯动身离开，皮埃尔·卡拉斯陪他一起走下楼来。他们发现在楼下紧挨着店铺的地方，马克-安托万吊在一扇门上，身上穿着一件衬衣，折叠起的外衣放在柜台上，身上的衬衣甚至没有弄乱，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，身上没有任何伤口，也没有任何青肿的痕迹^②。

律师们报告中的所有细节，这里略而不谈，我们也不描述死者的父母如何悲伤和痛心。邻居们都听到了他们的哭喊声。拉韦斯和皮埃尔·卡拉斯慌悚不安，连忙跑去找外科医生和报告法院。

在这两人匆忙奔走料理、父亲和母亲呜咽啜泣、不住流泪的当儿，图卢兹的居民百姓纷纷聚集在这家的周围。居民们既迷信又气愤，他们一向把跟马克-安托万信仰不同的几个兄弟看作是凶恶的怪物。亨利三世身亡^③，图卢兹居民郑重向上帝表示感谢，而且发誓要杀死打算承认伟大、善良的亨利四世的人。这座城市每年还组成仪式队伍，点燃节日之火，隆重纪念两个世纪前杀死四千信奉新教公民的日子。法院曾公布六项决定，禁止纪念这种可憎节日的活动，但是图卢兹居民照旧庆祝这个节日，如同庆祝百花赛诗节^④一样。

在一群愚顽的民众当中，有个狂热分子高喊，让·卡拉斯吊死了他亲生儿子马克-安托万。这喊声一经重复，顷刻之间便成为众口一词。有的人跟着添枝加叶，说死者本来第二天就要发誓放弃新教，并且说他家里的人跟那个年轻的拉韦斯出于仇恨天主教而勒死了他。随后，人们便深信不疑，全城人都确信这是新教徒的宗教道理，儿子一旦想改变宗教信仰，做父母的就得把他杀死。

人一旦激动起来，就不可收拾了。有人想象，朗格多克的新教徒前一天曾经聚会，经多数人赞成推举了一名本派的刽子手，选中的正是年轻的拉韦斯。这个青年得知当选的消息，二十四小时之内就从波尔多赶来，帮助让·卡拉斯、他的妻子和他们的儿子皮埃尔，勒死一个朋友、一个儿子、一个兄长。

图卢兹市政长官达维德受这些谣传的怂恿，一心想雷厉风行，借以抬高个人身价，便不顾一切规章和法令，匆匆开始诉讼程序。卡拉斯一家人、信奉天主教的女仆、拉韦斯等人被一并下狱。

有人公布了一份比诉讼程序更为恶劣的检举罪行命令书。有人表现得更加过分：马克-安托万死时是加尔文派教徒，如果他是自杀的话，本应受到谴责。但是，人们仍然把他埋葬在圣艾蒂安教堂，而且安葬仪式极其隆重，尽管本堂神甫对这种亵渎教堂的做法提出异议。

在朗格多克省有四个苦修修士善会，即白衣善会、蓝衣善会、灰衣善会和黑衣善会。会友们都戴着高高的尖顶风帽和呢